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溆河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遷監

察御史寗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小將田興為留後興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輸常賦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閤尤加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為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遍至屬郡宣述詔旨魏

人郊迎感悅使還拜中書舍人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
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
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
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
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烏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
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烏
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蛇篋而
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絕小使嘗至下邽縣

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
怒構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
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
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
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
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
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寰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
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

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劒擊度初斷鞾帶次中背纔絶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氊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居三日詔以度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勁正而言辯尤長於政體凡

所陳諭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宣達稱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聽其言尚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為已任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詔以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絕未拜前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衆假即延英對來及度入對撫諭周至時羣盜干

紀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為必能殄寇自是誅賊之計日聞獻替用軍愈急十一年莊憲皇后崩度為禮儀使上不聽政欲準故事置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實統百司故王者諒闇百官有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敕旨曰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于鐵城

中外恟駭先是詔羣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為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及霞寓敗宰相以上必猒兵欲以罷兵為對延英方奏憲宗曰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朝

廷無敢言罷兵者故度計得行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
遺表隱没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内遣中使往東都檢責
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殁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
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
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决殺十二年
李愬李光顔屢奏破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
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
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上互陳

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全上亦為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寔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翌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則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

淮右蓋欲刷其汙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鬬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遥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兹戎旃

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為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畧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于上玄揀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

爾宜宣布清問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懐孤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册書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内輟輔臣俾為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無越我丕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祗稱宣慰處置

使又以此行旣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為革其志又以弘
已為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為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
為授以成算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
太子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司勲員外郎李正
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兩使判
官書記皆從之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
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及度輔政以
羣賊未誅宜延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

客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接士於私第由度之請也自討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擬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為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為高下遂堅請討伐上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為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

下銜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為治所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乃罷知政事出為劒南東川節度旣離京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顔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即非我利可疾戰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將出兵與賊戰於賈店為賊所敗度二十七日至郾城廵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

之於將衆皆喜悦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
度遣使入蔡州元濟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進
隔河大呼遂令三軍防元濟故歸首無路十月十一日
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先遣宣慰
副使馬總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
萬人繼進李愬具櫜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旣視
事蔡人大悦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
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鬭殺外餘盡除之

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總為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寶闈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迴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

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勲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户復知政事憲宗以淮西賊平因功臣李光顔等來朝欲開内宴詔六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訴於執政度從容啟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産營繕上怒奉國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龍首渠起凝暉殿雕飾綺煥徙佛寺花木以植于

庭有程异皇甫鎛者姦纎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异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程异皇甫鎛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捽舌以為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鎛傳又賈人張陟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朝汶於陟家得私簿記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

盧坦大夫書迹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其暴横之狀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秖憂山東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上不悦帝久方省悟召楊朝汶數之曰向者為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初淮蔡既平鎮冀王承宗甚懼度遣辯士遊說客於趙魏間使說承宗令割地入質以效順故承宗求援於田弘正由度使客諷動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帖伏十三年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横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會李光顔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閫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度獨以為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

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既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度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賊形自橈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項之誅師道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時政或

有所關靡不極言之故為姦臣皇甫鎛所構憲宗不悅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張弘靖為幽州軍所囚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顏烏重胤等稱為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既横流無能復振然度受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

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為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為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已上度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為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

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

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比者猶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令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畧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

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倿倖亦無讐嫌秖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憸狡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

良至多亦有熟㑹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令臣所處兼總將相豈肯坐觀凶邪有曀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儻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

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
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
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
弘簡為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
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
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門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
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
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

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爲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
深州之圍盖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旣
見先叙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
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
嗚咽帝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
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勲德恐不能
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
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翌日以度守

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祿大夫時朱克融王廷湊雖受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沿路奏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即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即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師進退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使

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傔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宜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百萬疋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

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容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容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悟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収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為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如此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無

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縁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縶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上以為然承偕果得歸度方受册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

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内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臯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鞫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為同州刺史罷度為左僕射李逢吉代度為宰相自是逢吉之黨李仲言張又新李續等内結中

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時號八關十六子皆交結相關之人數也而度之醜譽日聞俄出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湊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惋累日因歎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干木處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

制千里之難臣伏以裴度勲髙中夏聲播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叅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禀廟算况幽鎮未静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如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

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部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李逢吉素無讐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昭愍愕然省悟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處厚曰度曾為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銜中減

落帝曰何至是也翌日下制復加同平章事然逢吉之黨巧為毀沮恐度復用有陳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辯舌度之討淮西也昭求進於軍門乃令入蔡州說吳元濟元濟臨之以兵昭氣色自若善待而還度以為可用署之軍職隨度鎮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罷郡除袁王府長史昭既在散位心微悒鬱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姦邪之黨使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事言武昭欲謀害李逢吉獄具而武昭死盖欲訐度舊事以汚之也然

士君子公論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輿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寶歷元年十一月度䟽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輿者尤出死力度自輿元請入朝也權輿上疏曰度名應圖讖宅據罔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謡辭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天口言度嘗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横亘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

里第偶當第五崗故權輿取為語辭昭愍雖少年深明

其誣謗獎度之意不衰姦邪無能措言時昭愍欲行幸

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疏論列帝正色曰朕

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悉令自備糗糧不勞百姓供饋

逢吉頓首言曰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以時巡遊固

亦常典但以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

縱不費用絕廣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糗糧頓失大

體今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恐人心動揺伏乞稍迴

宸扆帝不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往東都已來檢討行宮及洛陽大内朝廷方懷憂恐會度自興元來因延英奏事帝語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都蓋備巡幸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絶東都宫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帝曰羣相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助脩東都帝遂停東幸幽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

楊文端奏稱衣叚踈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
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匹又請助丁匠五千
脩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
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
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為慮譬如
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
此賊秖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
慰亦不要索所留勑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

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令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勑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脩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

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疋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秖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時帝童年驕縱倦接羣臣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來入閤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禀睿謀者有所擁滯伏冀陛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

適時候若飲食有常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機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即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扆旒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納自後視事稍頻未幾兼領度支屬盜起禁闈宮車晏駕度與中貴人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為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

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以贊導之勲進階特進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畧死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諸有司詔從之賜實封三百戶度年高多病上疏懇辭機務恩禮彌厚文宗遣御醫診視日令中使撫問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以鄭沖申奉册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寶唯賢顧

提儁勞敢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繁務時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禀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内苞一德器為社稷之鎮才實邦國之楨故能祇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區宇爾則有出車殄盜之勲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

時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勤迨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臯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蹇諤上言動形顔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養精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

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勲封實封如故
仍備禮册命度表辭曰伏以公台崇禮典册盛儀庸臣
當之實謂忝越況累承寵命亦為便蕃前後三度已行
此禮令臣猶忝樞近竊懼無以弼諧重此勞煩有靦面
目伏乞天恩且課臣效官責臣實事册命之儀特賜停
罷則素餐高位空負恥於中心弁冕輕車免譏誚於衆
口優詔從之九月加守司空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
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回

故累為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晩節稍浮沈以避禍初度支鹽鐵使王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士君子少之復引韋厚叔南卓為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為自安之計而後進宰相李宗閔牛僧孺等不悅其所為故因度謝病罷相位復出為襄陽節度初元和十四年於襄陽置臨漢監牧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百餘匹度以牧馬數少虛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

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十一月誅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等四宰相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數十家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為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釃引脉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

禹錫酣晏終日髙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每有人士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上以其足疾不便朝謁而年未甚衰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盧弘往東都宣㫖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為朕臥鎮北門可也促令上路度不獲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許還京拜中書令以疾未

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計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巳曲江賜晏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説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胷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

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册贈太傅輟朝四日賵賻加等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所須皆官給上恠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貳為憂言不及家事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艱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為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銳喪氣憚度之威稜度狀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為之聳然時有奉

使絶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憬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此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其爲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俗而訏謨方畧度又過之有子五人識譔讓諗議識以蔭授官累遷至通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千戸實封一百五十户賜

紫金魚袋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河南都團練觀察使八年加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譔長慶元年登進士第讓初任京兆府參軍太和中度鎮襄陽奏乞讓從行諗大中五年自大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入朝權知刑部侍郎兄弟並列方鎮時人榮之

史臣曰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攄宿憤延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遘屯扼腕兇醜誓以身徇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訏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内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

之力公胡讓焉昔仲尼歎周室陵遲齊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關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及已湛胷苟非死義之臣孰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衽之歎宣聖獎賢之深

贊曰晉公伐叛以身犯難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公去巖廊復失冀方潁植之謀信為不臧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梁　徵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字濬之後魏横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玄珪衛

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
渤恥其家汚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于嵩
山以讀書業文為事元和初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
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為左拾遺渤託疾
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
新録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
恩用清舊議渤于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
旨改丹王府諮議叅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

依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讐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為已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為庫部員外郎時皇甫鎛作相剥下希旨㑹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陜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戸今纔一百餘戸閿鄉縣本有三千戸今纔有一千戸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戸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税

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其逃亡戸以其家産錢數為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内諸驛渤既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

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相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為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寔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誡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奬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

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交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辨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

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頴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畧冠供奉之首

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贓處死准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頽綱故臣懼不言之為罪不懼

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續具條疏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濛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濛以墜馬傷足請告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濛爲副使杜元穎奏曰濛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爲虔州刺史濛至州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税錢二百萬免税米二萬斛減

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塡當州貞元二年逃户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

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長慶二年入爲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晩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閤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職忝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匭使奏曰

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等準勅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後牒臺府冀止絶兇人從之長慶寶歷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曽無虛日帝雖昬縱亦為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歷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鄠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鬭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怒命吏捕之曳挆既至時已曛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知

是一內官天子聞之怒収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雞竿下時有品官五十餘人持杖毆發縱橫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横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於青城内

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發之事上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

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即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太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闒茸之流非其沽激至於以言擯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皐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

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
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
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祕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爲邠
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呂温羊士諤誣
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温貢舉門生
出為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為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
謚為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為敬憲仲方駮議曰古者易
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

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于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襃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吉甫禀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已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謟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熈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

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蠆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耻農人不得在畝緝婦不得在桑耗斂賦之常貲散帑廩之中積徼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者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翦東吳則訏謨廊廟

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於内豈不近之暱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敬以直内内而不肅何以刑於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

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謚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為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髙祖為隋鄭州刺史日為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刋勒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刓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脩飾仲方再刋石記之以聞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

登進士第召仲方為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太和初出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入為太子賔客五年四月轉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為太子賔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

召仲方為常侍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逡巡閤門使馬元贄斜開宣政衙門傳宣曰有勅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贄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與仗月餘鄭覃作相用薛元賞為京兆尹出仲方為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為祕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啟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

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
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户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
自駮謚之後為德裕之黨擯斥坎坷而殁人士悲之有
文集三十卷凡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為
監察御史
裴潾河東人也少篤學善隷書以門廕入仕元和初累
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内

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内官為使淵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宫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内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出

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誡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
静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
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憲宗季年鋭於服餌詔
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鏄與金吾將軍李道古挾邪
固寵薦山人柳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詔翰
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於外溝上疏諫曰臣聞
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
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

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巳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巳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

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衒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
穀禀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
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强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
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
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防制若
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欒大
李少君其後皆姦偽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
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甞之親之藥子先甞之

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

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欵實其本職也疏奏忤旨貶為江陵令穆宗即位柳泌等誅徵澥為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栢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澥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内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撻

於齊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横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柏公成取貨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寶歷初拜給事中太和四年出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太和通選并音義目錄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

素與潾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為河南尹入為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戸部尚書謚曰敬潾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為權幸所知憲宗竟以藥悞不壽君子以潾為知言穆宗雖誅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

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也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為寇節宣有乖事資醫方尚須重慎

故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况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果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為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泛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怒芻蕘庶裨萬一穆宗歎獎其言尋令訪臯不獲

李中敏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

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敏累從府辟入為監察歷侍御史太和中為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及訓注誅竟雪申錫召中敏為司勲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雜其年拜諫議大

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以副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按不見本勑所由但云貞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為本置匭函每日從内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宛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見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封事臣但為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

兹以明置醧之本從之尋拜給事中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太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兹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

又有李款者與中敏同時為侍御史鄭注邠寧入朝款伏閤彈注云内通勑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

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款亦被逐開成中累官至諫議
大夫出為蘄州刺史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杜牧自
有傳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㞒父集官卑元裕登進士第
本名允中太和初為侍御史奏改元裕累遷左司郎中
李宗閔作相用為諫議大夫尋改中書舍人九年宗閔
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為李訓所怒出為閬州刺史
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

怒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既誅復徵為諫議大夫開成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寵莊恪太子欲正人為師友乃兼太子賓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以不稱出為府縣之職尋而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內五十餘人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為謀逆當大辟元裕疑其寃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

後行刑從之會昌中為京兆尹大中初為刑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卒元裕兄少逸元恭少逸長慶末為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左授贊善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為中丞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為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為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為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元裕子

瑑登進士第大中朝由外內制歷丞郎判度支咸通中
守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
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為蜀州
晉原尉岌生荆荆為陜州司馬荆生漢漢元和七年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為左拾遺敬宗好治宫室波
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諭之曰若以沈
香為亭子即與瑤臺瓊室事同寶歷中王政日僻漢與

同列薛廷老因入閤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勅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㫖出為興元從事文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韓愈子壻少師愈為文長於古學剛訐亦類愈預修憲宗實録尤為李德裕所憎太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相用為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八年代宇文鼎為御史中丞時李程為左僕射以儀注不定奏請定制先是太和三年兩省

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已下與僕射相遇依
令致敬斂馬側立待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
就幕次參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爲重大夫中
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導如大夫就
列之儀班退贊導亦如之御史大夫與僕射道途相遇
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初上御史中丞吏部侍郎
已下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
重答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已下官及

御史臺六品已下并郎官並望凖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處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謹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為僕射師長百寮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隷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故禮記曰

君於士不荅拜非其臣則荅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為不可儀制令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並不行盖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為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以漢奏為是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户部侍郎九年四月轉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為邠

州刺史宗閔再貶漢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
録用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竟淪躓而卒漢弟澣洗潘
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漢子貺亦登進士
第
李景儉字寛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太子中舍景儉貞
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强記頗閲前史詳其
成敗自負王霸之畧於士大夫間無所屈降貞元末韋
執誼王叔文東宫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竊

政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韋夏卿留守東都辟為從事竇羣為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羣以罪左遷景儉坐貶江陵户曹累轉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執政惡之出為澧州刺史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於上前及延英辭日景儉自陳已屈穆宗憐之追詔拜倉部員外郎月餘驟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謔二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

貶之制曰諫議大夫李景儉擢自宗枝嘗探儒術薦歷
臺閣亦分郡符動或違仁行不由義附權幸以虧節通
姦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羣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寘嚴
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寛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
刺史未幾元稹用事自郡召還復為諫議大夫其年十
二月景儉朝退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
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温造司勲員外郎李肇刑部員
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

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頴名面疏其失辭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景儉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議者以景儉使酒凌忽宰臣詔令纔行遽遷大郡稹懼其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從坐者皆召還而景儉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學知名於時景信景仁皆登進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渤
論考第仲方駮謚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與當賊
注挾邪之辰羣公結舌而寢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
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撩鬚謂之為狂即有遺
恨比夫請劍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足
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君子慎獨庸可忽諸景
儉自負太過蕩而無檢良驥跅弛之患也
贊曰張李切言利刃決雲裴諫方士深誠愛君言排賊

注髙李不羣漢儉朋比夫何足云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